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安娜·卡列宁娜

【俄】列·托尔斯泰 著 智量 译

下

译林出版社

第 五 部

—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发现，离大斋期只有五个礼拜了，这以前办好婚事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半的嫁妆不能在大斋期前备办停当；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过了大斋期就未免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年迈的姑母病得很重，有可能即将去世，一旦服丧，婚事就会再拖延下去。于是公爵夫人决定把嫁妆分为两个部分，一份大的，一份小的，并同意在大斋期前举行婚礼。她的决定是：小的一份嫁妆她现在就备好，而大的一份以后再送过去，她问列文同意不同意这样办，他怎么也不能认真地给她一个回答，让她好不气恼。新人一结婚马上就要去乡下，在那里大的一份嫁妆所包括的东西是用不上的，因此这个想法也就更加合适了。

列文依然处于那种神魂颠倒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物生存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他如今不必去考虑和操心任何事情，别人会为他把一切全都办得妥妥帖帖。他甚至对将来的生活也毫无安排和打算；他把这些全都交给别人去决定，他知道，事情全都会办得漂漂亮亮的。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有他哥哥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还有公爵夫人指点他。他只须完全同意他们所建议的事情就行了。哥哥为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婚后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劝他出国。这些他全都同意。“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你们开心。我现在很幸福，我的幸福不会因为你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有所增减，”他心里这样想。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要他们出国去的建议告诉吉蒂时，她不同意，她对他们往后的生活有自己的一套业已确定的要求，这一点让列文大为惊讶。她知道

道，乡下有列文所喜爱的事业。依列文看，吉蒂不光是不了解这种事业，而且也不想了解它。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吉蒂把这事业当作一种非常重要的事业。因此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安在乡下，也因此她不想出国，她不想去外国过日子，她要到他们的家所在的地方去。她的这个明确表达出来的意愿让列文大为惊奇。然而因为无论去哪儿对列文反正一样，他马上便要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到乡下去一趟，好像这是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应尽的义务似的，要他去看那儿把一切都安排好，他知道该安排些什么，要安排得富有情趣，而这一点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是很拿手的。

“可是你听我说，”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为新人的到来做好一切准备后从乡下回来，有一天他问列文，“你有没有做过忏悔的证书？”

“没有，怎么啦？”

“没有这个不能结婚。”

“哎呀，哎呀，哎呀！”列文叫道，“我，恐怕，已经有九年没斋戒过，没领过圣餐了。我连想也没想到过。”

“好呀！”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笑着说，“你还把我叫做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不行。你必须斋戒。”

“什么时候去：只剩四天啦。”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把这件事也给他安排了。于是列文开始斋戒。对于像列文这样一个不信教而又尊重他人信仰的人来说，出席和参加任何宗教仪式都是件很难受的事。此时此刻，列文正处于一种对一切多情善感，心境温和的状态下，他不得不去装模作样一番，这对他就不仅是难受而已，而且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荣耀无比，心花怒放，而他又不得不要么说谎要么亵渎神灵。他感到自己既不能这样做也不能那样做。但是不管他问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多少次，能不能经过斋戒就取得证明，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都向他宣称这是不可能的。

“这在你又算得了什么呢——两天工夫？他又是个非常可爱、

非常聪明的小老头儿。他会在你不知不觉间就把你的这颗牙齿给拔掉的。”

做第一次礼拜时，列文力图在自己心头回忆起年轻时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他十六七岁时体验过的那种感情。然而他立即确信，现在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有了。他试图把这一切看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聊习俗，就如同拜客访友的习俗一样；但是他觉得就这他也怎样都无法做到。列文对待宗教的态度跟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处于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状态。信教他办不到，而同时他又不能坚定地确认这一切全都毫无道理。于是，他一方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这些事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又不能漠然视之，只把这当作一种空洞的形式。在整个这次斋戒过程中，他感到尴尬而羞愧，因为他做的是他自己并不理解的事情，正如他内心的声音对他所说的，是某种虚假的和不好的事情。

在仪式过程中，他有时倾听着祈祷，力图给祷词加上一种与自己观点不相违背的意义，有时则感到他无法理解，必须加以谴责，他极力不去听这些祈祷，只去胡思乱想，左顾右盼，和回忆往事，当他这样无所事事地呆在教堂里的时候，往事便特别生动活跃地一幕幕在他的头脑里荡漾。

他坚持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又起得比往常都早，没有喝茶，八点钟便赶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

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几个教堂执事以外再没有别人。

一个年轻的助祭，穿一件轻薄的法衣，硕长的脊背上左右两边明显地向上突起，他迎接了列文，马上便走到墙边的一张小桌旁，开始读起诫条来。他读诫条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一再急速地反复读出“上帝怜悯吧”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他是在说“怜悯咱，怜悯咱，”列文觉得，他的思想被人家锁住了，贴了封条，现在不可以去触动它，要不就会变得乱七八糟，于是他便站在助祭的背后，不听，也不琢磨那些诫条的含义，继续想着自己

的心事。“她手上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他回忆着昨天他俩坐在屋角里一张桌子前的情景。两人间没有什么话说，这些日子几乎都是这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一会儿合住，一会儿张开，自己又忽地笑了起来，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回想着他怎样吻了这只手，后来又怎样审视着那玫瑰色的手掌上纵横交错的掌纹。“还在那儿‘怜悯咱’，”列文想，一边划着十字，鞠着躬，眼睛望着正在弯腰行礼的助祭背部柔软的动作。“后来她抓住我的手，仔细看着我的掌纹：‘你的手相好得很，’她说。”这时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助祭那只短短的手。“对，这就要结束了，”他想。“不对，好像是，又重头开始了，”他想着，倾听着祷词。“不对，是要结束了；瞧他已经一躬到地了，结束以前总是这样的。”

助祭用他藏在绒布翻边袖口里的手悄悄接过一张三个卢布的纸币，说他要登记入册的，然后便踩着空荡荡的教堂里的石板地，一双新皮靴噔噔地响着，迅速走向祭坛。过一小会儿，他从那里伸出头来张望，招呼列文过去。闭锁到现在的思想在列文头脑中蠢蠢欲动了，列文连忙把它赶开。“总会有个结束的，”他想，便向讲经台走去。他踩着台阶往里走，向右一转，看见了司祭的神父。这神父是个小老头儿，颌下有几根稀疏半白的胡须，眼睛疲倦而善良，正站在讲经台上翻阅着圣礼书。神父向列文微微地鞠了个躬，立刻开始用一种惯常的音调读起祷词来。读完以后，他一躬到地，这才转身把脸向着列文。

“基督在这里隐形降临了，他来接受您的忏悔，”神父说，手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您相信不相信圣徒教会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神父继续说着，眼睛从列文的脸上移开，两手插进圣带里。

“我怀疑过这一切，现在也怀疑，”列文说，那声音他自己听了都不愉快，说完便不出声了。

神父等了几秒钟，看他是不是还要说什么，然后闭上眼睛，用伏拉季米尔地方的方言，把个“0”音发得特别重地说：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造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祈祷，恳求慈

悲的主巩固我们的信仰。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毫不间歇地接着说下去，似乎是竭力在抓紧时间。

“我最主要的罪过就是怀疑。我什么都怀疑，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怀疑当中。”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造成的，”神父重复了那同一句话。“您主要都怀疑些什么呢？”

“我什么都怀疑。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由不得自己地说了出来，又害怕了，怕他说得有失体统。但是好像列文的话并没有给这位神父留下什么印象。

“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神父连忙隐约地笑一笑说。

列文没有说话。

“当您眼睛看到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的时候，您怎么还能怀疑他的存在呢？”神父继续用他惯常的语调快速地说，“是谁用日月星辰装饰了天空？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样美丽？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他说时先询问似地望了列文一眼。

列文觉得，跟神父作哲学上的争论是不合适的，所以就只回答与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不知道？那么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了一切呢？”神父带着快活的不解神情说道。

“我什么也不明白，”列文说，他脸红了，感到自己的话很蠢，而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可能不说蠢话。

“向上帝祷告吧，恳求他吧。就是神父们也有过怀疑，他们就恳请上帝坚定他们的信仰。魔鬼的力量大得很，我们不应该被它制服。向上帝祷告吧，恳求他吧。向上帝祷告吧，”神父急忙又说了一遍。

神父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思索。

“您，我听说，要跟我教区的对我做忏悔的教民，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是吗？”他又微笑着说，“一个多好的姑娘啊！”

“是的，”列文回答说，因为神父说这样的话而为他脸红了。“他怎么会在忏悔的时候问这个？”列文想。

好像是在回答他的想法，神父对他说：

“您准备结婚，那么上帝，或许，会赐给您子孙后代，不是吗？那么，您会给您的孩子们怎样的教育呢，要是您在自己心中不能战胜魔鬼让您不信上帝的诱惑的话？”神父带着温和的责备口气说。“假如您爱您的子女，那么您，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就不仅希望您的孩子得到荣华富贵；您将希望他得到拯救，希望真理之光照亮他的心灵。不是这样吗？当您天真无邪的孩子问您：‘爸爸呀！这世界上迷惑着我的一切——大地，江河，太阳，花朵，青草，都是谁创造出来的？’您将怎样回答他呢？难道您会对他说：‘我不知道’？既然造物主上帝凭他伟大的慈悲把这些展示给您，您就不可能不知道。或者您的孩子会这样问您：‘我死了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若是您什么也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呢？您怎么回答他呢？就任凭他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这可不好啊！”神父说着停了下来，把头侧向一边，一双善良而温和的眼睛注视着列文。

列文这时什么也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不想跟神父争辩，而是因为谁也不曾向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而等到他的孩子们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时，他还有时间考虑怎样回答他们。

“您现在进入了人生的这样一个时期，”神父继续说下去，“应该选择一条路，并且沿着它往下走了。祷告上帝吧，求他凭他的仁爱之心帮助您，怜悯您，”神父最后说。“我主上帝，耶稣基督，大慈大悲，饶恕这个孩子吧……”结束了这段赦罪的祷词，神父又为他祝福，便放他走了。

这天回到家里，列文感到很快活，因为他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处境，而且不必说谎就结束了。此外，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个善良可爱的小老头儿所说的话完全不是他一开头所感到的那样愚蠢，其中有些道理是需要弄明白的。

“当然，不是现在就去弄明白，”列文想着，“而是以后再找个时间去想它。”列文现在比从前更加感到在他心灵中存在着某种不明确、不干净的地方，他感到，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他的态度跟别人是完全一样的，而从前他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并且不喜欢人家的态度，他还因此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雅日斯基。

这天晚上列文跟他的未婚妻一道在朵丽家度过，他心情特别地愉快，在向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到他的兴奋心情时，他说，他高兴得很，他就好像一只人家教它钻圈圈的狗，这只狗终于领会了要求并且做到了人家要它做的事，快活得汪汪地叫，摇着尾巴，直往桌子上和窗台上跳。

二

举行婚礼的这一天，按规矩（公爵夫人和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严格坚持要一切照老规矩办）不能和自己的未婚妻见面，列文便在旅馆里跟三个在他那儿偶然相聚的单身汉一同用餐。这三个人是：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卡塔瓦索夫，他大学的同学，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是列文在街上碰见拖回家来的，还有契里阔夫，他的伴郎，莫斯科调解法院的法官，也是列文猎熊的伙伴。这顿饭吃得非常开心。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情绪好极了，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笑话让他很快活。卡塔瓦索夫感到有人看重而且理解自己的笑话，便大肆显摆。契里阔夫则愉快而和善地不管谈什么都随声附和。

“你们瞧，”卡塔瓦索夫在讲台上养成了这种拖长声音说话的习惯，“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一个多么能干的小伙子呀。我说的并非是我们眼前这一位，因为那个人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候，刚离开大学，他热爱科学，富有人生情趣；而

现在呢，他拿一半的才能用来欺骗自己，而另一半——则用来为他的欺骗作辩护。”

“比您更坚决的反对结婚的人，我还没见到过，”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

“不，我不是反对结婚。我是赞成劳动分工的。有些人什么事也干不了，那就应该叫他们去造人，而其余的人则负责对这些人的教育和促进他们的幸福。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混淆这两种行当者大有人在，我可不在其中。”^①

“有一天，等我听说您恋爱了，我会多么高兴啊！”列文说，“可要请我去参加婚礼哟。”

“我已经在谈恋爱啦。”

“是呀，爱上乌贼鱼啦。你知道吗，”列文对他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内奇在写一本著作，谈的是营养和……”

“喏，别瞎扯啦！写什么还不都一个样。问题在于，我恰恰就是喜欢乌贼鱼。”

“不过乌贼鱼并不妨碍您爱老婆呀。”

“乌贼鱼倒不妨碍，可是老婆妨碍呀。”

“为什么呢？”

“您以后会明白的。您现在喜欢务农，喜欢打猎，——喏，走着瞧吧！”

“可今天阿尔希普来过，他说，普鲁德诺依那儿驼鹿多得很，还有两只熊呢，”契里阔夫说。

“喏，那我就不去了，您自己去打吧。”

“这就对啦，”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往后你就跟猎熊的事分手告别啦，——老婆不让去呀！”

列文微微一笑。一想到妻子不让他去的情景，他觉得多么开心，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把发现狗熊的乐趣永远抛弃了。

^① 这是俄国著名喜剧《聪明误》中主人公恰茨基的话。

“不过这反正是很可惜的，他们打到这两只熊，可您却没参加。记不记得最近那一回在哈皮罗夫？那回打猎打得多美呀，”契里阔夫说。

他是认为列文没有吉蒂，随便在哪儿、随便做什么也会过得挺不错，列文不想扫他的兴，便什么话也不说。

“难怪人家要定下个跟单身生活告别的规矩，”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不管你会多幸福，你总还是要为失去自由而惋惜的。”

“您说老实话，有这种感觉吗，就像果戈理描写的那个新郎官^①，直想从窗口上跳下去？”

“一定是有的，可就是不承认！”卡塔瓦索夫哈哈大笑着说。

“那有什么，窗子不是开着吗……。咱们这就上特维尔去吧！那儿有一只母熊，可以去熊窝里打它。说真的，坐五点钟这趟车走！这儿的事儿随他们去吧，”契里阔夫说着微微一笑。

“说实在的，”列文微笑着说，“我在我心里找不到这种失去自由的惋惜感觉！”

“您现在心里一团乱麻，自然不会有这种感觉，”卡塔瓦索夫说，“过一阵，稍微清醒点儿，就有感觉了！”

“不，如果真是这样，虽然有了感情（他不想在他们面前说‘爱情’）……和幸福，我总会失去自由有所惋惜的吧……可事实正相反，我还对这种失去自由觉得很高兴呢。”

“真糟糕！一个不可救药的家伙！”卡塔瓦索夫说，“喏，咱们来干上一杯，祝他把毛病治好，或者祝他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幻想成真。那就是普天之下空前绝后的幸福啦！”

饭后不久客人们便都走了，好让他来得及更换衣服去举行婚礼。

剩下他独自一人，回想起这些单身汉的谈话，列文再一次问

^① 指果戈理剧本《结婚》中的主人公波德科列辛，这人在马上要结婚时跳窗逃跑。

他自己：他心中到底有没有他们所说的惋惜失去自由的感觉？面对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自由？要自由干吗？幸福唯在于爱，在于想她之所想，求她之所求，就是说，什么自由也不要——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不了解不了解她的思想、她的愿望、她的感情呢？”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对他悄悄地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陷入沉思之中。忽然他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他感到恐惧和怀疑，他在怀疑一切。

“她要是并不爱我那怎么办呢？她要是只为了要嫁个男人才跟我结婚那怎么办呢？她要是自己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那怎么办呢？”他问他自己。“她会清醒过来的，一结婚，她就会明白，她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我。”于是他心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她的奇怪的、最坏的想法。他像一年前那样嫉妒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似乎他看见她跟伏伦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晚上。他怀疑她并没有把一切全告诉他。

他忽地跳起来。“不，不能这样！”他绝望地对自己说，“我要去找她，我要问她，我要最后说一次：现在我们都还是自由的，是不是顶好到此为止？这样总比一辈子不幸、受侮辱、不忠实要好得多！”他心中怀着绝望和愤恨一切人、愤恨自己、愤恨她的心情走出旅馆，乘车去找她。

他在后边房间里找到她。她正坐在一只大箱子上，跟一个使女在收拾着什么，在一堆搭在椅背上和摊在地板上的花花绿绿的衣服里挑拣着。

“哎呀！”她一看见他便高兴得满脸放光，呼叫了一声。“怎么你，您怎么啦（最近她对他有时说“你”，有时说“您”）？我没料到呀！我在收拾我做姑娘时候的衣裳呢，看哪一件给谁……”

“啊，这很好嘛！”他说，阴沉地注视着那个使女。

“你去吧，杜尼娅莎，有事我叫你，”吉蒂说。“你怎么啦？”她问道，使女一走，她便断然地对他说“你”。她注意到他那张奇怪

的面孔，又激动，又阴沉，她害怕了。

“吉蒂！我好痛苦啊。我一个人受不了，”他说，话音里带着绝望，站在她面前，祈求般地望着她的眼睛。他已经从她一张显现着爱的真挚的面孔上看出，他要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仍然需要她亲自来为他消除疑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取消和改变。”

“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怎么啦？”

“我说过一千遍，我不能不想到的是……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嫁给我的。你想想：你做错啦。你好好想一想。你是不可能爱上我的……假如……那你顶好说出来，”他说，眼睛不望着她。“我会很不幸的。让人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总比不幸福要好一些……趁还有时间，现在说出来总是好的……”

“我不明白，”她畏惧地回答说，“就是说你想要拒绝……不必要结婚了？”

“是的，假如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啦！”她大喊一声，脸都气红了。但是他的面容是那么可怜，让她忍住了气恼，把衣裳从椅子上扔掉，去坐在他的身边。“你想了些什么？全都告诉我。”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凭哪一点会爱我呢？”

“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会爱你吗？……”她说，便哭起来了。

“哎呀，我做了什么呀！”他大声地说道，便去跪在她的面前，吻着她的手。

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她发现他俩已经完全和解了。吉蒂不仅是说服了他，让他相信她是爱他的，而且还回答了他的问题，向他说清楚了她为什么爱他。她告诉他说，她爱他是因为她了解他的一切，因为她知道，他一定会爱的是什麼，也知道他所爱的一切都是好的。这番话让他觉得什么都清楚了。当公爵夫人来到时，他俩并排坐在箱子上挑选衣裳，还在争论着，原来吉蒂想把那件咖啡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娅莎，就是列文向她求

婚时她穿的那件，而列文坚持这一件谁也不给，可以给杜尼娅莎那件蓝颜色的。

“你怎么不懂呀？她头发是黑的，蓝色跟她不相称……这我全都考虑过的。”

公爵夫人知道他为什么来以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发了脾气，让他回家去换衣服，别妨碍吉蒂梳头，沙尔里^①马上就要来了。

“就这样她这些天已经什么都不吃了，瘦了好多，而你还说些蠢话来惹她生气，”公爵夫人对他说，“去吧，去吧，亲爱的。”

列文又愧又疚，但是心却定了下来，回到了自己的旅馆里。他哥哥，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全都穿戴整齐，早已在等候他，要用圣像给他祝福。没时间再拖了。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还得回家一次，把她那个卷了头发抹了发油的儿子带来，这孩子是要捧着圣像陪伴新娘的。然后要派一辆车去接伴郎，派另一辆车送走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再转回来……总之事情复杂得很，也多得。有一点则毫无疑问，不能再搁延了，因为已经六点半钟了。

用圣像祝福的事搞得很不像样。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摆出一副又滑稽又严肃的姿态跟妻子并排站着，手里捧着圣像，他先让列文一躬到地，面带好心的也是嘲弄似的微笑祝福了他，再吻了他三次；达丽雅·亚力山德罗芙娜也照样做过，然后立即赶忙上了车，在安排车辆的事情上又搞得手忙脚乱。

“喏，我们就这样办：你坐我们的车去接他，再劳驾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到达以后，打发车子回来。”

“那有什么，遵命就是。”

“我们这就去接他过来。东西都送过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

“送过去了，”列文回答，便吩咐库兹马把要换的衣服拿来。

^① 这个人是理发师。

三

一大群人，其中女人特别多，围在举行婚礼的灯火通明的教堂四周。那些没来得及钻到中间去的人全都蜂拥在窗前，推挤着，争吵着，透过窗子栏杆向里面窥望。

已经有二十多辆马车在宪兵们的指挥下停靠在街道两旁。一个警官不畏严寒，穿着那身闪闪发亮的制服，站立在教堂门口。还有许多车辆不停地驶来，一会儿来些戴花儿的手提着裙摆的太太们，一会儿来些男宾，军帽或黑礼帽都脱下来拿在手上，大家走进教堂。教堂内已经燃起一对枝形大吊灯，四面悬挂的许多圣像前都燃起了蜡烛。圣像红色背景上的金色光环，圣像身上的金色雕花，枝形灯架和烛台上的银饰，铺地的石板，一块块地毯，唱诗班头顶上的神幡，讲经台的台阶，一本本发黑的旧书，神父们的法衣，——所有的一切全都一片辉煌。暖和的教堂里，人群聚集在右侧一边，燕尾服，白领带，制服，花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朵，裸露的肩、臂，长长的手套，从中发出的压低而又活跃的话音在高高的拱顶下奇异地回响着。每当大门被人吱地一声推开，人群中的说话声便静止下来，人们都抬头张望，想要看见走进来的新郎新娘。可是大门已经打开过不止十次，每次不是走入右侧来宾席的迟到的宾客，便是骗过或是说通了那位警官的、加入到左侧那群生人当中的看客。无论是亲友或是外人，都早已等得忍耐不住了。

起初大家以为，新郎新娘这就会来的，对他们的迟到并不在意。后来人们向门口张望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便互相谈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后来这种迟迟拖延的情况已经显得不大自然了，亲友和来客一个个极力装作他们并没有想着新郎的事，只是彼此

交谈着。

那位大辅祭似乎想让人家知道他的时间有多么宝贵，不耐烦地咳嗽了几声，把窗子上的玻璃震得颤抖起来。唱诗台上的歌手们实在闷得慌，他们一会儿试试嗓子，一会儿擤擤鼻涕。司祭神父不停地派教堂执事或是派助祭去询问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也身穿紫色法衣，腰围绣花腰带，一个劲儿地走到几扇侧门边上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说出这句话：“这可奇怪啦！”于是所有宾客全都不安起来，大声地表达出他们的惊异和不满。一位伴郎乘车去了解出了什么事。吉蒂早已准备停当，雪白的连衣裙，长长的婚纱，头戴一顶香橙花编织的花冠，这时正跟女主婚人和她的姐姐李沃夫夫人站立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大厅里，凝望着窗外，她们派一位伴郎去打听新郎到教堂没有，已经空等了半个多小时。

而列文这时却只穿一条长裤，没穿背心，也没穿燕尾服，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来回地踱步，不停地把头伸出门外向走廊里张望。而走廊里并没有他所等待的人，他又绝望地返回屋中，双手一挥，对悠悠然抽着雪茄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说话。

“有谁体验过这种可怕的尴尬局面！”他说。

“是呀，真够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温和地笑笑，同意地说。“不过你放心，这就会送到的。”

“不啊，怎么搞的！”列文压制住怒火说。“还有这种愚蠢的敞胸背心！真不可思议！”他望着衬衫被揉皱了的前襟说。“要是行李都运到火车站了，那怎么办！”他绝望地大声说。

“那你就穿我这件好啦。”

“早就该这样了。”

“让人家看笑话可不好呀……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事情是这样：当列文说要更衣时，他的老仆库兹马给他拿来燕尾服，背心和所有要穿的衣服。

“衬衫呢！”列文高声说了一句。